



中国当代文化名人思想文库

周涛

感谢生命



感谢生命

作 者:周 涛

责任编辑:崔卓力

责任校对:王旭伟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东华彩印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10.25

版 次:199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000

书 号:ISBN-7-5387-1116-3/I·1074

定 价:13.50 元

中国当代
文化名人
思想文库

周
涛
卷

上部

岁 月 的 墙

- 岁月的墙 [3]
塔里木河 [9]
彻夜之谈 [15]
有关耳朵 [28]
从李甲说起 [34]
命里的街道 [38]
与刘芑谈画 [49]
我爱读书，但没学问 [52]
一个人和某类事物的关系
受害者苏 [61]
阿黄长征记 [65]
黄昏的炊烟 [70]
冬天的好处 [75]

边陲 [81]
预言塔克拉玛干 [91]
写诗 [95]
偷书记略 [98]
摔跤记略 [104]
脚印 [114]
沙场秋点兵 [119]
老父还乡 [135]
脚和鞋子 [163]

下部

平凡的道理

平凡的道理 [167]
诗人是幸运和偶然的产物 [168]
人生的态度 [173]
天才毕竟旷世难遇 [177]
书与电视 [179]
《绿洲》百期寄语 [182]
散文的容器 [184]

话屯垦 [187]
散文小议 [189]
诗是大家事 [194]
小画笔，大心灵 [197]
新诗十三问 [199]
美国猪及类想 [201]
张将军著回忆录序二 [205]
假在明处 [210]
离婚的人有胆，不离婚的人有心 [214]
读童话 [221]
读名著 [225]
讨厌猴子 [231]
王洛宾二三事 [234]
评论朱向前及其它 [238]
《无岸之河》序 [244]
《诗枕游梦》自序 [247]
文学、人类、情感和我 [249]
散文的前景：万类霜天气自由 [264]
《游牧长城》三十问 [291]

感谢生命
GAN XIE SHENG MING

上部

岁月的墙

下部

平凡的道理

WENHUAMINGRENSIXIANGWENKU

中国当代文化名人思想文库

岁月的墙

我听见悚然而又喑哑的声音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我老了……”这话令我惊恐，于是我便四面张望，寻找着这声音的来源。

周围的景观依旧，仿佛一切都是沉默着的，禁声无语的，只有季节的四色轮年年岁岁无声辗过。一切都咬紧了牙关，承受这天地间无声之轮的辗压，一切都呈现出无限痛苦的表情——这轻盈的车轮从人类的心灵上驶过去的时候，份量是骤然变得太重了！它根本不似从大地上驶过时那么鲜明，那么具有感染力，它是尖锐的、精细的一种压力，它留给人心上的是一种图纹极其复杂怪异的辙印。

于是我寻找这声音。

我在猜测，究竟是谁不断地、恶意地用这句类似诅咒的声音提醒我，是谁用这种话撞击、侵袭、腐蚀我的精神、摧垮我的肉体并进而把我挤迫得无处容身，最终乖乖地被它一脚踹进坟墓里去？它为什么这么恶毒呢？为什么它就不能让人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地享受完自己的生命呢？

山有此意，然而山峦无语。它只是那么静默地坐着，你不去看它，就永不会感到被伟大存在的威胁。水有别情，但是流

水无形。流水只是像小孩儿一样模仿着一切逝去的東西，它并不明说，而且它从来都乐于饮你、抚慰你、洗濯你。

后来我终于发现，发出这句令人恐惧的声音的，不是天空大地高山流水，而正是我自己——它就藏在我的肋骨后面。那声音就是我的声音，它才是苍老的、空洞的，时时刻刻不停重复的。它的声音若无若有、似隐似现，但是即便是聋子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它是在说：“我老了……”

我顺着这声音走过去，看到了一堵一堵的墙——岁月的墙。这是一些由时间的遗物组合垒筑而成的颓墙残壁，有记忆的块垒，往事的砖石，还有因时代的移动、错位造成的沟壑，它常常使人难以逾越，只好抚墙长叹。

这些墙，并不是很高很大的啊，并不是那类雄关险垣般的墙，也不是深宅大院式的那种高雅完整的护墙，它有些像旧长城的遗迹，也有些像某个山乡农居外的矮墙，它是十分自然的，也是非常朴实的，你几乎很难看出它上面有什么人为的痕迹，但它是墙——岁月的墙。

我第一次发现这种墙是在30岁以后，我做了一个梦，那梦显得格外真实，好像根本不是梦而是真的。那梦没什么奇异，就只是在梦里面我知道了自己已经到了40岁。“40岁？”我在梦中急得喊了起来，“我怎么可能活成40岁这么老啊……”我在梦中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想挣扎，但使不上劲，沉重的土壤一层一层埋到了我的胸口。我为此伤心得在梦中痛哭起来，彻底地感到了生命的荒凉。

当我从梦中哭醒来，我知道了那是一个梦。我仍然只是30多岁，但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庆幸，因为40岁的那面墙，我已经真实地触摸到了。

从那以后，我不仅过了40岁，而且快要过50岁了，恰恰与梦相反，我真正到达它们的时候非常平静、毫不在乎，甚至还有某种轻微自豪感。我知道了，真正的对于生命衰老的恐惧是只有在梦境中才会产生的，在生存的现实，你看不到那堵岁月的墙。

在现实中我们仅仅是活着。

只有在梦境里我们才是诗意地活着。

梦比现实来得既强烈且优美，飞翔，从一座山峰跃向另一座山峰！自由落体从高空跌落风在耳旁急流般呼啸！还有最自由的欢乐，最极端的恐惧，还有远比现实更意味的扑朔迷离的性爱……这一切都被一面墙挡住了——醒来使我们丧失了无垠的梦境，理智是单薄的！

现实中的一切，都是与生存有关的；只有在梦里，与生命有关。现实中没有这些墙，但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梦里有墙，可我们却透过这些墙看到了深邃永恒的东西。

这些墙隔开了世界，它把原本浑圆的世界切割下来，只给了你一个平面，这个平面就是现实。

我们在这个平面上循环往复，生老病死，我们熟悉它，习惯它，渐渐容忍并喜欢它。对一切不再惊奇、喜悦。科学的小发明层出不穷，它妄图改变世界甚至许诺还给我们一个梦境，但是我们只能会心地笑一下，而已。

诗人在现实中寻找那些墙。

诗人是梦境的忠实守护者。

他仔细地查索那些可疑的痕迹，他相信生命的年轮被一笔抹煞掉时总会留下一点蛛丝马迹的漏洞，他在现实中游荡奔走，看起来无所事事，但他其实一直在固执地寻找岁月的墙。

“找到了吗？”有一次我问他。

诗人打开一部书，书页当中夹着一根白发。他给我看，但动作显得有些迟疑。我看到夹着白发的那一页书上有一句话，歪歪扭扭地写着：朝如青丝暮成雪。诗人不大自信地嘟囔着说，这还不够吗？这就是证据呢，可是我不知道是谁偷走了生命……

我看着诗人痴顽的样子，就笑了。我说“东风不染白髭鬓”嘛，一根白发有什么可奇怪的，人生在世最须注意的事项当中，第一条就是千万不要太过于伤感。我还告诉他说，既然生命是注定要被某只手偷走的，那就让他偷吧。

诗人说：但是我就是想知道他是谁！一个人拿走了你的一块破肥皂你都要追问，为什么我的生命被偷走了还不允许弄清楚呢？

“岁月的墙——”我告诉他说，是岁月的墙偷走了人的生命。我刚一说到这几个字，诗人就不再作声了，仿佛我说出一个幕后的凶手，诗人瞪大了眼睛，他的眼睛里注满了动荡的湖水。

这时，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充盈着生命之水的旋转并循环往复的浑圆世界。我看到的是一个晶体，是一个宛如蜜蜂复眼的完整球体，复杂的时间的光束投射在上面，有的被吸收，有的几经波折，有的反射出去……每一只复眼都是一个自足的系统，每一个眼界都造成一道岁月的墙，碰撞、投影、交叉、聚集，简单的光芒造成了这个变幻莫测的奇异之眼，织成了人类永难穷尽的奥秘！

因而有了同一空间内的不同时间，也有了同一时间上的不同空间。有了近在咫尺的隔离，也有遥隔千古的接通。

复眼在转动，石榴籽裂开了。

每一个复眼和复眼之间都有一道墙壁，每一粒石榴籽和石

榴籽之间都有一层隔膜，看到了吗？隔膜就是墙。正是由于这类墙，诗意的眼光才有了可能。

一切事物都因了隔开而变得优美、变得令人回味，含义无穷。回忆使事物有了景深，间离使往事产生魅力，疏远使历史生出引力。隔是空间也是时间，它消解了仇恨、怨怒、争夺、厮杀……只剩下了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活力。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道墙，一部分人总也听不懂另一部分人的话语，一些人总也不能理解另一些人的经验，一代人很难感受上一代人的想法，一种人永难领悟另一种人的感情和要求……啊，这无形的隔膜像是树的年轮一样，它是岁月在我们生命中的波纹，它是时间在我们肉体中发生影响的痕迹！

一层一层，一圈一圈。

我因此而断定：时间的运动形态一定和水的运动形态相似，每一层每一圈之间，都可以找到岁月的墙。

它可能常常表现为一段空白。

我们已经发现并认知了一些墙：我们把一些黑白分明的矮墙定名为“白昼”和“黑夜”；我们把一些染有四种不同色彩的院墙命名为“季节”；我们把那种跨度更大一些的长墙认识为“世纪”，但是……对于更庞大、更复杂的那些墙的规律我们就无从知晓了，我们像乡村的儿童一样茫然于外面的世界！

埃及金字塔，是时间的山。

中国万里长城，是岁月的墙。

也许应该这样理解，也许不可以这样理解，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伟物对人类认知留下的无尽启示。

在墙和墙之间，我们生存着；在墙和墙之间，我们踮起脚来张望着。

踮起脚来张望的一瞬间，人类长高了。那一瞬间的人是多么美丽呵，那是求知不尽的人，那是跳芭蕾舞的人，那是永远葆有孩子的好奇的人。在岁月的墙边，愿人类永是儿童。

人类永是儿童，虽然我将衰老。

我将因此而欣然、而快乐、而我哑哑的嗓音击掌大笑。我虽死而复生，我无非是遁过岁月之墙而去，在墙的那边，我犹是儿童。

我将回望墙的这边，深深祝福。

1995. 3. 21

塔里木河

每当我离开你的时候
叫我怎能不忧伤？

——新疆民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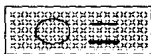


谁都知道新疆人是乐观的，新疆人的乐观、豪爽和能歌善舞已闻名天下。但是这种被宣传出来的新疆式乐观主义形象中，总是间接地给人产生出一种“傻乐”的印象，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缺乏心灵深度的感觉。

那是因为在这种宣传中剔除了一种东西：忧伤。

新疆人的乐观的确是一种天赋，那是健康的体魄，生命的活力超越于生存苦难之上的自由飞翔。但这并不等于没有苦难、没有忧伤，更不等于心灵对苦难和忧伤麻木不仁。

恰恰相反，乐观和幽默是对付苦难的最有效的武器，只有面对大苦大难才能产生出乐观和幽默。所以，当那些表面上载歌载舞的人们吐露忧伤的时候，就会比那些整日郁郁寡欢、努力作深沉状的人更真实，更能触动人的心灵深处。



我心里珍藏着一支歌，我始终诧异的是这支歌为什么至今不能广为流传？更为奇怪的是，在新疆的很多民间性的文化场合里，许多人都唱它，而且不少内地来的优秀人物第一次听到这支歌时就会被它迷住，但它仍然只存在于少部分当中。

难道这是至珍至美的事物不可改变的天性么？我不相信。

一个人一生应该拥有一支歌，这支歌不管有多少人会唱，但在本质上只属于那一个人，它和他灵魂同质，是他最高情感和全部生涯的概括，是他一生命运中最有代表性的季节天空中的云朵。这样的人生唯一的歌曲，能是由萧邦、贝多芬、施特劳斯笔下产生的么？我怀疑。

至珍至美的音乐旋律，一定和土地、故乡、个人命运、自己生活的气息、不可分辨的一致性和新鲜感、永恒的山脉与河流、果树和人、畜群和尘土、语言和心理……息息相关，舍此，便是欣赏而不是生命自己的歌。

自己的歌是多么优美而又忧伤的、可遇而不可求的神品至创啊！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是这样，正是这样，它正是这种徐缓迷人，令人无端泪下的声音。它并没有唱过苦难，但让你理解了苦难，而且理解了自己从未经历过的苦难；它也没有歌唱幸福，但让你感受到幸福，那是让心灵承受不住的大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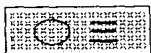
它以优美达到哀伤，像一条河在你心里流啊流，流得一切都变湿润了，一切都变柔软了，一切都变得有了生命了，因而

你哭了，你的心被这条河感动得无以名状。你说不出你是被什么感动哭的，你只觉得你所见到过的一切，都活在河面上。

你的阅历有多深，河就有多深；

你的想象有多大，河就有多大。

它超越了真实的塔里木河，而成为一支名为塔里木河的民歌。从此，它不再从土地上流过，而是在爱它的人们心上流过，一代一代，永不消失。



它像一个梦幻中的情人那样神秘，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因何而去。当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你第一次听就惊呆了。你久已厌倦并失望于当今世界上那些翻来翻去的破歌，你相信你所期待的那种声音已不可能出现了，但是它竟然来了。

歌者唱前的神情已经预示，他表情庄重，他目光深远，仿佛他眼前正对着的是一座沙漠深处的村落。那里有他的亲人，有他的初恋，他要用心去唱，他不希望任何嘻笑亵渎了这支歌。

甚至掌声。

歌者出唇的第一句就直入我的灵魂了，“塔里木，河哎——”，仿佛一年一度熟悉的戈壁秋风直入草滩，长驱千里，我心灵上的草叶瑟瑟发抖！“塔里木”这三个字唱得低沉、平稳，像在念叨一个熟稔的地名。但是“河哎——”像一只脱手的大鸟突然腾空，它拔高、一直拔高，深入苍空极处，留下悠长不绝的凄凉。

接下来的一句是，“亲爱的塔里木河……”这是一声太息，一阵木轮车声，一段艳情，一个刻骨铭心的爱。岁月长逝，无

法追回，低声叹息，无可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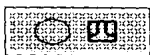
世间竟有这种歌么？

宏大有如曹孟德之诗：“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苍凉有如敕勒川之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

自从一听此歌之后，每偶闻之，都如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极尽情融。然而奇怪的是，这支歌的曲调和歌词，总是随人而异，不断有所变化。这个人这么唱，那个人那么唱，总的旋律差不远，可是每个人唱时都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愿望。

它像天空中一朵大云，任风拉长、推圆，但谁都知道它还是那朵云。



这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活着的民歌。我说它“活着”，是因为它目前仍在民间被无数热爱它的人不断赋予新的内容，但因此也有了另一种不幸，鱼目混珠的可能已经发生。

现在舞台上有一支《塔里木河》，歌词和曲调脱胎于这支，精神和气质却完全背离。歌中也有“塔里木河，故乡的河”，也有“哎——”，但是篡改了忧伤的底蕴，阉割了真挚的情感，变得又俗又浮，扭捏造作。

我不得不指出：这是一种巧取豪夺式的抄袭行为，这种行为的恶劣在于，它的改头换面极大地降低了原来的民歌，偷换了原歌中最优美动人的那种忧伤的情调。

我们宁肯让动人的《塔里木河》永在民间，永不问世，也不想要这种伪劣的。因为这个原因，我想起了有关这支歌的创